

胡子知言
聖門事業圖



胡
子
知
言

胡
宏
撰

中
華
書
局

胡子知言

此據粵雅堂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胡子知言卷第一

天命

胡子曰。誠者。命之道乎。中者。性之道乎。仁者。心之道乎。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。靜觀萬物之理。得吾心之說也。易。動處萬物之分。得吾心之樂也。難。是故仁智合一。然後君子之學成。觀日月之盈虛。知陰陽之消息。觀陰陽之消息。知聖人之進退。

士選於庠塾。政令行乎世。臣學校起於鄉行。財出於九賦。兵起於鄉遂。然後政行乎百世。而仁覆天下矣。生刑輕則易犯。是故教民以無恥也。死刑重則難悔。是絕民自新之路也。死刑生刑輕重不相縣。然後民知所避。而風化可興矣。

自三代之道不行。君臣之義不明。君誘其臣以富貴。臣干其君以文行。夫君臣相與之際。萬化之原也。既汨其利矣。末流其可禁乎。此三代之治。所以不復也。

堯舜禹湯。文王仲尼之道。天地中和之至。非有取而後爲之者也。是以周乎萬物。通乎無窮。日用而不可離也。釋氏乃爲厭生死苦病老。然後有取於心。以自利耳。本既如是。求欲無弊。其可得乎。

爵位儀章。德之飾也。有德則爲等威。君子之所欲。無德則器物而已矣。君子賤焉。陰陽之升降。邪正之内外。一也。是故仁者雖切切於世。而亦不求之必行也。

寒暑之始終。天地之始終也。

拘於耳目聞見者。衆人也。無典章法度者。釋氏也。安得其心徧該流通。輿論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。

一裘裳也。于冬之時舉之以爲輕。逮夏或舉之。則不勝其重。一絺綌也。于夏之時舉之以爲重。逮冬或舉之。則不勝其輕。夫衣非隨時而有輕重也。情狃於寒暑而亂其心。非輕重之正也。世有緣情立義。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之覺者。亦若是而已矣。孰能不狃於情。以正其心。定天下之公乎。

見善有不明。則守之不固。或徧於威嚴而失之。或沒於情思而失之。或亂於精微而失之。或汨於末流而失之。偉哉孟氏之子。生世之大弊。承道之至衰。蘊經綸之大業。進退辭受。執極而不變。用極而不亂。屹然獨立於橫流。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。士所以立身。大夫所以立家。諸侯所以立國。天子所以保天下。必本諸仁義也。偉哉孟氏之子。

義者。權之行也。仁其審權者乎。

道充乎身。塞乎天地。而拘於軀者。不見其大。存乎飲食。男女之事。而溺於流者。不知其精。諸子百家億之以意。飾之以辨。傳聞襲見。蒙心之言命之。理性之道。置諸茫昧。則已矣。悲夫。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。而不爲其所惑者鮮矣。然則奈何。曰。在修吾身。

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。故聽其言如該通。微其行則顛沛。儒者理於事而心有止。故內不失成己。外不失成物。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。

自反則裕。責人則蔽。君子不臨事而怨己。然後有自反之功。自反者。修身之本也。本得則用無不利。有毀人敗物之心者。小人也。操愛人成物之心者。義士也。油然而物。各當其分而無爲者。君子也。

知人之道。驗之以事。而觀其詞氣。從人反躬者。鮮不爲君子。任己蓋非者。鮮不爲小人。

釋氏直曰。吾見其性。故自處以靜。而萬物之動。不能裁也。自處以定。而萬物之分。不能止也。是亦天地一物之用耳。自道參天地。明並日月。功用配鬼神者。觀之。則釋氏小之爲丈夫矣。其言夸大。豈不猶坎井之蛙歟。

仁者。天地之心也。心不盡用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。

萬物備而爲人。物有未體。非仁也。萬民合而爲君。有一民不歸吾仁。非王也。天命爲性。人性爲心。不行己之欲。不用己之智。而循天之理。所以求盡其心也。

修身

胡子曰。修身以寡欲爲要。行己以恭儉爲先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一也。

道不能無物而自道。物不能無道而自物。道之有物。猶風之有動。猶水之有流也。夫孰能閒之。故離物求道者。妄而已矣。

釋氏之學。必欲出死生者。蓋以身爲己私也。天道有消息。故人理有始終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。四大和合。無非至理。六塵緣影。無非妙用。何事非真。何物非我。生生不窮。無斷無滅。此道之固然。又豈人之所能。

爲哉。夫欲以人爲者。吾知其爲邪矣。

道非仁不立。孝者。仁之基也。仁者。道之生也。義者。仁之質也。

未能無欲。欲不行焉。謂大勇。未能無惑。惑不苟解。謂大智。物不苟應。務盡其心之謂大仁。人而不仁。則道義息。

強暴威仁義而服者有矣。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終者也。

孝莫大於寧親。寧親莫大於存神。神存天地之間。順其命勿絕滅之而已矣。死生者。身之常也。存亡者。國之常也。興廢者。天下之常也。絕滅者。非常之變也。聖人制四海之命。法天而不私己。盡制而不曲防。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。而與英才共焉。誠知興廢之無常。不可以私守之也。故農夫受田百畝。諸侯百里。天子千里。農夫食其力。諸侯報其功。天子享其德。此天下之分。然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。誠盡制而已矣。是以虞夏商周。傳祀長久。皆千餘歲。論興廢則均有焉。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。然後及也。自秦滅先王之制。海內蕩然。無有根本之固。有今世王天下。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。有今年貴爲天子。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者。天王尙焉。況其下者乎。是以等威不立。禮義難行。俗化衰薄。雖當世興廢之常。而受絕滅之禍也。其爲不孝孰大焉。悲夫。秦漢魏晉隋唐之君。真可謂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也。是故大易垂訓。必建萬國而親諸侯。春秋立法。興滅國而繼絕世。義有定體。仁無定用。

道無不可行之時。時無不可處之事。時無窮。事萬變。惟仁者爲能處之不失其道。而有成功。權數智術用而或中則成。不中則敗。其成敗係人之能否。而權變縱釋不在我者也。豈不殆哉。

天命不已。故人生無窮。且耳目口鼻手足而成身。合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成世。非有假於外而強成之也。是性然矣。聖人明於大倫。理於萬物。暢於四肢。達於天地。一以貫之。性外無物。物外無性。是故成己成物。無可無不可焉。釋氏絕物遁世。棲身冲寞。窺見天機。有不器於物者。遂以此自大。謂萬物皆我心。物不覺悟而我覺悟。謂我獨高乎萬物。於是顛倒所用。莫知所止。反爲有適有莫。不得道義之全。名爲識心見性。然四達而實不能一貫。展轉淫遁。莫可致詰。世之君子。信其幻語而惑之。孰卽吾身世而察之乎。先道而後言。故無不信之言。先義而後行。故無不果之行。

陰陽成象。而天道著矣。剛柔成質。而地道著矣。仁義成德。而人道著矣。

萬物生於天。萬事宰於心。性。天命也。命。人心也。而氣經緯乎其間。萬變著見而不可掩。莫或使之。非鬼神而何。

法制者。道德之顯爾。道德者。法制之隱爾。天地之心。生生不窮者也。必有春秋冬夏之節。風雨霜露之變。然後生物之功遂。有道德結於民心。而無法制者爲無用。無用者亡。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。而無道德者爲無體。無體者滅。暴秦之類是故立法制定。苟非其人。亦不可行也。學進則所能日益。德進則所能日損不已。而天則所能亡矣。

事成則極。極則變。物盈則傾。傾則革。聖人裁成其道。輔相其宜。百姓於變而不知。此堯舜所以爲聖也。造車於室。而可通於天下之險易。鑄鑒於冶。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。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。治天下者。何獨不觀乎此。而反求諸身乎。是以一正君心。而天下定矣。

陰陽

胡子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有一則有三。自三而無窮矣。老氏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非知太極之蘊者也。小道任術。先其得。後其利。智己而愚民者也。聖人由道而行。其施也博。其報也厚。其散也廣。其聚也多。貪慾不生。而天下通焉。

夫婦之道。人醜之者。以淫慾爲事也。聖人安之者。以保合爲義也。接而知有禮焉。交而知有道焉。惟敬者爲能守而勿失也。語曰。樂而不淫。則得性命之正矣。謂之淫慾者。非陋庸人而何。

變異見於天者。理極而通。數窮而更。勢盡而反。氣滋而息。興者將廢。成者將敗。人君者。天命之主。所宜盡心也。德動於氣。吉者成。凶者敗。大者興。小者廢。天豈有心於彼此哉。謂之譴告者。人君觀是。宜以自省也。仁義服於吾身。是非明於吾政。雖四海沸騰。三光淪沒。亦不足畏也已。若以天命爲恃。遇災不懼。肆淫心而出暴政。未有不亡者也。

物之生死。理也。理者。萬物之貞也。生聚而可見。則爲有。死散而不可見。則爲無。夫可以有無見者。物之形也。物之理。則未嘗有無也。老氏乃以有無爲生物之本。陋哉。

天得地而後有萬物。夫得婦而後有男女。君得臣而後有萬化。此一之道也。所以爲至也。井法行而後智愚可擇。學無濫士。野無濫農。人才各得其所。而游手鮮矣。君臨卿。卿臨大夫。大夫臨士。士臨農與工商。所受有分制。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。人皆受地。世世守之。無交易之侵謀。無交易之侵謀。則無爭奪之獄訟。無爭奪之獄訟。則刑罰省而民安。刑罰省而民安。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。

守身以仁。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。大臣也。漢唐之盛。忠臣烈士。攻其君之過。禁其君之欲。糾其政之繆。彈其人之佞而止已。求其大君心引之志於仁者。則吾未之見也。惟董生其庶幾乎。

道可述不可作。述之者天也。作之者人也。三王述之。五霸作之。此功德可考矣。

深於道者。富用物而不盈。衛公子荆善居室。孔子何取焉。以其心不嬰於物。可以爲法也。夫人生於世。用物以成其生耳。其久能幾何。而世人馳騖不反也。

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。淵源無窮。故施於民者。溥博無盡。而事功不同也。知之。則於一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蘊。不知。則一事功而已矣。不足以言聖人也。莊周乃曰。聖人之道。真以治身。其緒餘士直以治天下。豈其然乎。

善爲天下者。務寢兵。兵刑之大者耳。雖漢唐盛主。禮樂廢缺。法令專行。是兵常興而未嘗息也。紀綱如是。而欲有三代之文章。其可得乎。

有情無情。體同而用分。人以其耳目所學習。而不能超乎見聞之表。故昭體用以示之。則惑矣。惑則茫然。

無所底止。而爲釋氏所引。以心爲宗。心生萬法。萬法皆心。自滅天命。固爲己私。小惑難解。大礙方張。不窮理之過也。彼其夸大言辭。顛倒運用。自謂至極矣。然以聖人視之。可謂欲仁而未至。有智而未及者也。夫生於戎夷。亦間世之英也。學之不正。遂爲異端小道。惜哉。

聖人尙賢。使民知勸教。不能使民不爭。明善惡之歸。如日月之照白黑。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。故孔子觀上世之化。喟然而嘆曰。甚哉。知之難也。雖堯舜之民。比屋可封。能使之由而已。亦不能使知也。夫人目於五色。耳於五聲。口於五味。其性固然。非外來也。聖人因其性而導之。由於至善。故民之化之也易。老子曰。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夫可欲。天下之公欲也。而可蔽之。使不見乎。

天地之生生萬物。聖人之生生萬民。固其理也。老聃用其道。計其成。而以不爭行之。是舞智尙術。求怙天下之權。以自私也。其去王事遠矣。

時之古今。道之古今也。

道者。體用之總名。仁其體。義其用。合體與用。斯爲道矣。大道廢。有仁義。老聃非知道者也。

胡子知言卷第二

好惡

胡子曰：寡欲之君，然後可與言王道。無欲之臣，然後可以言王佐。志仁則可大，依仁則可久。

仲尼從心所欲，不踰矩，可謂盡心矣。天卽孔子也，孔子卽天也。釋氏無障礙，而所欲不能不踰矩。吾知其未見心之全也，猖狂妄行而已。

有其德，無其位，君子安之。有其位，無其功，君子恥之。君子之遊世也，以德，故不患乎無位。小人之遊世也，以利，故患得患失，無所不爲。

一噓吸，足以察寒暑之變。一語默，足以著行藏之妙。一往來，足以究天地之理。自陋者，不足與有言也。自小者，不足與有爲也。

人雖備天道，必學然後識，習然後能。能然後用，用無不利。唯樂天者能之。有之在己，知之在人，而人不知，從而與人較者，非能有者也。

水有源，故其流不窮。木有根，故其生不窮。氣有性，故其運不息。德有本，故其行不窮。孝悌也者，德之本歟。有是心，則有知。無是心，則無知。巧言令色之人，一失其心於浮僞，未有能仁者也。

等級至嚴也。失禮樂則不威。山河至險也。失禮樂則不同。禮乎樂乎。天下所日用。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。

富可以厚恩。貴可以廣德。是君子之所欲。有求之而得者。有不求而得者。有求而不得者。命有定矣。信而不渝。然後能爲君子。

有爲之爲。出於智巧。血氣方剛。則智巧出焉。血氣既衰。則智巧窮矣。或知功之可利而銳於立功。或知名之可利而進以求名。或知正直之可利而勉於正直。或知文詞之可利而習於文詞。皆智巧之智也。上好恬退。則爲恬退。以中其欲。上好剛勁。則爲剛勁。以中其欲。上好溫厚。則爲溫厚。以中其欲。上好勤恪。則爲勤恪。以中其欲。上好文雅。則爲文雅。以中其欲。皆智巧之巧也。年方壯。則血氣盛。得所欲。則血氣盛。壯邁往失。則血氣挫折消懦。而所爲屈矣。無不可變之操也。無爲之爲。本於仁義。善不以名而爲。功不以利而勸。通於造化。與天地相終始。苟不至德。則至道不凝焉。

聖人不可得而見矣。其遺言猶龍之蛻。猶虎之皮。用其文章。猶足動觀聽。況能充其蛻。復其皮。得其精神。以設施於天下。其撥亂興治。如反覆手足。不得其道。與天下之人角智力者。嶮嶮乎殆哉。

有聚而可見謂之有者。知其有於目。故散而不可見者謂之無。有實而可蹈謂之有者。知其有於心。故妄而不可蹈者謂之無。

馬牛。人畜也。御之失道。則奮其角隄。雖有猛士。莫之敢撓。得其道。則三尺童子。用之周旋。無不如志焉。天

下分裂。兆民離散。欲以一之。固有其方。患在人不仁。雖與言而不入也。

知幾則物不能累。而禍不能侵。不累於物。其知幾乎。

郡縣天下。可以持承平。而不可支變故。封建諸侯。可以持承平。可以支變故。

自觀我者而言。事至而知起。則我之仁可見矣。事不至而知不起。則我之仁不可見也。自我而言。心與天地同流。夫何間之。

處已有道。則行艱難險厄之中。無所不利。失其道。則有不能堪而忿慾興矣。是以君子貴有德也。

往來

胡子曰。或往或來。天之所以爲道也。或語或默。士之所以爲仁也。或進或退。臣之所以事君也。或擒或縱。兵之所以爲律也。或弛或張。王之所以化成於天下也。

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爲吾身。大則大矣。而以父母所生之身。爲一座刹幻化之物。而不知敬焉。是有閒也。有閒者至不仁也。與區區於一物之中。沈惑而不知反者。何以異。

性譬諸水乎。則心猶水之下。情猶水之瀾。欲猶水之波浪。

卽物而真者。聖人之道也。談真離物者。釋氏之幻也。

釋氏見理而不窮理。見性而不盡性。故於一天之中。分別幻華真實。不能合一。與道不相似也。常爵祿而不輕。行道德而不舍者。君子人歟。君子人也。

天下之臣有三。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。是人也。名得功成而止矣。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。是人也。必忘其性命矣。鮮不及哉。有由道義而行之臣。是人也。爵位功名。得之不以爲重。失之不以爲輕。顧吾道義如何耳。君天下。臨百官。是三臣者。雖然並進。爲人君者。烏乎知而進退之。孟子曰。君仁莫不仁。有善行而不仁者有矣。未有不仁而能擇乎善者也。

子思子曰。率性之謂道。萬物萬事。性之質也。因質以致用。人之道也。人也者。天地之全也。而何以知其全乎。萬物有有父子之親者焉。有有君臣之統者焉。有有報本反始之禮者焉。有有兄弟之序者焉。有有救災恤患之義者焉。有有夫婦之別者焉。至於知時御盜如雞犬。猶能有功於人。然謂之禽獸。而人不與爲類。何也。以其不得其全。不可與爲類也。夫人雖備萬物之性。然好惡有邪正。取舍有是非。或中於先。或否於後。或得於上。或失於下。故有不仁而入於夷狄禽獸之性者矣。惟聖人既生而知之。又學以審之。盡人之性。盡物之性。德合天地。心統萬物。故與造化相參而主斯道也。不然。各適其適。雜於夷狄禽獸。是異類而已。豈人之道也哉。是故君子必戒謹恐懼。以無失父母之性。自別於異類。期全而歸之。以成吾孝也。中者道之體。和者道之用。中和變化。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。人也。性之極也。故觀萬物之流形。其性則異。察萬物之本性。其源則一。聖人執天之機。惇敘五典。庸秩五禮。順是者彰之以五服。逆是者討之以五刑。調理萬物。各得其所。此人之所以爲天地也。目之所可觀者。禽獸皆能視也。耳之所可聞者。禽獸皆能聽也。視而知其形。聽而知其聲。各以其類者。亦

禽獸之所能也。視萬形聽萬聲而兼辨之者，則人而已。觀形色而知其性，聞聲音而達其義，通乎耳目之表，形器之外，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斯文。斯道不明，則中國冠帶之君，有時而爲夷狄，楊朱墨翟之賢，而有禽獸之累。惟安於耳目形器，不知覺之過也。君子履安佚之地，當安佚之時，戒謹恐懼，不敢須臾怠者，以此。

君子畏天命，順天時，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常少。小人不知天命，以利而動，肆情妄作，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。首萬物，存天地，謂之正情，備萬物，參天地，謂之正道。順秉彜窮物，則謂之正教。道之明也，道之行也，或知之矣。變動不居，進退無常，妙道精義，未嘗須臾離也。賢者之行，智者之見，常高於俗，而與俗立異，不肖者之行，愚者之見，常溺於俗，而與俗同流。此道之所以不明也。此道之所以不行也。我知聖人之行，聖人之見矣。不與俗異，不與俗同，變動不居，進退無常，妙道精義，未嘗離也。參於天地，造化萬物，明如日月，行如四時，我知聖人之行，聖人之見矣。

仲尼

胡子曰：仲尼之教，猶天地造化萬物，生生日新，無一氣之不應，無一息之或已也。我於季路而見焉，或曰：何謂也？曰：子路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其質美矣。孔子曰：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？進之以仁也，季路終身誦之，力行乎仁矣。孔子曰：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至哉斯言，非天下之至誠，其孰能與於此？顏回欲罷不能，未至文王純一不已之地。孔子所以惜之曰：未見其止也。止則與天爲一，無以加矣。

氣主乎性。性主乎心。心純則性定而氣正。氣正則動而不差。動而有差者。心未純也。告子不知心。而以義爲外。無主於中。而主於言。言有不勝。則惑矣。而心有不動乎。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爲本。以果爲行。一身之氣。有時而衰。而心有不動乎。曾子孟子之勇。原於心。在身爲道。處物爲義。氣與道義同流。融合於視聽言動之間。可謂盡性者矣。夫性無不體者。心也。孰能參天地而不物。關百聖而不惑。亂九流而不繆。乘富貴而能約。遭貧賤而能亨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周旋繁縟。而不亂乎。

人皆有良心。故被之以桀紂之名。雖匹夫不受也。夫桀紂萬乘之君。而匹夫羞爲之。何也。以身不親其奉。而知其行醜也。王公大人一親其奉。喪其良心。處利勢之際。臨死生之節。貪冒苟免。行若犬鼠者。皆是也。富貴而奉身者備。斬良心之利劍也。是故禹非飲食。卑宮室。孔子重贊之曰。吾無閒然矣。富貴一時之利。良心萬世之孽。乘利勢。行孽章。如雷之震。如風之動。聖人性之。君子樂之。不然。乃以一時之利。失萬世之孽。自列於禽獸。寧貧賤而爲匹夫。不願王公之富貴也。

以理義服天下。易。以威力服天下。難。理義本諸身。威力假諸人者也。本諸身者。有性。假諸人者。有命。性可必。而命不可必。性存則命立。而權度縱釋在我矣。是故善爲國者。尊吾性而已。

君子有宰天下之心。裁之自親始。君子有善萬世之心。行之自身始。不然。則蕩而無止。不入於釋氏之絕滅。則入於老莊之荒唐。

有德而富貴者。乘富貴之勢。以利物。無德而富貴者。乘富貴之勢。以殘身。富貴。人之所大欲。貧賤。人之所